

現代文學叢刊

志賀直哉集

謝六逸譯

中華書局印行

直隸通志

直隸通志

卷之四

直隸通志

現代文學叢刊

志賀直哉集

謝六逸譯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印刷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發行

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一二二九號

現代文學叢刊 志賀直哉集 (全一冊)

◎ 定價銀七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原著者 志賀直哉

譯者 謝六逸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志賀直哉集目次

作者近影

作者筆蹟

筆蹟譯文

志賀直哉氏的作品（菊池寬）……………（一）

志賀氏的藝術的特色（宮島新三郎）……………（三）

荒絹……………（三）

范某的犯罪……………（九）

一個人……………（五）

死母與新母……………（一七）

焚火……………（一九）

雪之日……………（二三）

目次

志賀直哉氏的作品

菊池寬

—

在現代作家裏面，我最尊敬志賀氏。不單是尊敬，又最愛讀他的作品，依我個人的信念來說，我以為志賀氏在現在日本的文學界裏，是最傑出的作家之一。

我從白樺的創刊時代起就愛讀志賀氏的作品。此後六七年，這其間我所愛讀的其他許多作家（日本和外國的都在內），有的我已經感到幻滅，有的也覺得厭倦。只有對於志賀氏的作品的心緒沒有改變，以後也未必會改變。

我對於志賀氏作品的尊敬和愛好，幾乎是絕對的，所以在這篇文章裏我不想批評志賀氏的作品。只是把自己從志賀氏的作品所感到的說

了出來。

二

志賀氏在他的小說的手法上，在他的人生的觀察上，根本是一個寫實主義者（Realist）。這一點，我以充分的確信來說。我以爲他的寫實主義和文學界裏的自然派系統的許多老少作家比較，有不不同的地方。先就他的手法看。許多標榜寫實主義的作家，他們把所要描寫的一切人生瑣事，不加選擇的羅列起來；志賀氏和他們比較，他的表現，却經過嚴肅確實的選擇，他愛惜他的筆，使人覺得他愛惜得太過似的。他的表現的嚴肅，一絲一毫也不肯疎忽。在他所描寫的事象裏面，他不過描寫那真非描寫不可的事。他只是用力描寫事象的要點。這裏說他不過描寫那真非描寫不可的事，就是說他使他的表現，極其有力，他所「表現」的「有力」是一種簡樸的力，是從嚴肅的表現選擇而來的正確的力量。他的這種表現，在

他的作品裏隨處可以看見，試翻開善良的夫婦的頭上幾行來看——

深秋的靜寂的夜，雁啼着飛過沼上。

妻把桌上的油燈移近桌端，在燈下做着針線。夫躺在旁邊，伸得長長的，茫然仰視着天花板，兩人默着不響有一會。

這是多麼高明的表現，我讀着這幾行時，我感嘆了。如果在普通的作家，雖然費了數十行或數百行，這樣的情景也不會表現出來吧。所謂寫實主義的作家，有這種鍛鍊優美的表現麼？我說志賀氏的寫實主義，是他所特有的一種，就是指這一點說。這幾行字，他並沒有描寫許多。然而在此數行，把住在寂寞的湖畔夫婦的岑寂生活，潑辣的描繪出來了。是怎樣簡潔有力的表現呀。這種優美的表現，在他的作品裏面尋覓，隨處都有，再從在

城崎舉例來說——

志賀直哉氏的作品

我不想打蠓蠅，即使打，好像無論如何也不會打中，打時我的石子擲得不準，一點也想不到會打中它。那石子嗑的一聲，落到水裏去了。和石子的聲音同一個時刻，只見那蠓蠅向橫裏跳開約有四寸光景。它翹起尾巴，高高地聳着。我想這是怎樣了，便走過去看。當初我沒有想到石子會打中它的。蠓蠅翹起的尾巴，自然地靜靜地放下了下來。跟着像張着兩肘似的防備傾跌；撐在前面的兩隻腳的腳趾，向內面捲縮；蠓蠅就軟軟地朝前面倒下。原來石子打中它的尾巴，不再動了，蠓蠅死了。這事爲我意料不到的，我雖然常常殺死蟲，可是我毫無一點殺害它的意思却把它打死了，我心裏覺得難過。

這裏把被打死的蠓蠅和打死蠓蠅的心理，像「完璧」似的表現出來。客觀與主觀一點也不混淆，要減一字可不行，要加一字就成蛇足，足稱

爲完全的表現。我以為志賀氏對於事物的觀察是很正確明朗的。這種明朗的觀察，在志賀氏就是一個真正的寫實主義者的有力證據，而他的這種觀察，無論在悲傷的時候，快樂的時候，必死的時候，他都不使它昏眩。又如和解一作裏的「和解」的場面——

「是」我點了頭。

母親見了，急忙立起身來，緊緊地握着我的手，一邊哭一邊說：

「感激你，順吉，我感激你！」說時，她在我的胸前低了幾下頭。我沒有法想，我在她的頭上回禮的時候，她擡起頭來，我的嘴就觸着她的頭髮。

像這樣的描寫，他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充分地說明他不使寫實主義者的觀察模糊。

三

志賀氏的觀察是極寫實的，他的手法在根底上是寫實主義，已如前述。不過照這樣說來，他全然是一個寫實主義的作家麼？我以為不然。他和普通的寫實主義者最不相同之點，就是他對於人生的態度，他對於「人」的態度。普通的寫實主義者對於人生的態度，對於「人」的態度，是冷靜的，過於殘酷的，無關心的，他的和這些不同，他有人道主義的溫情。他的作品，常給他人以清純的快感，其實就是這種溫情的原故。他的表現和觀察是極其寫實的。包含這兩點的他的心底，是極其人道主義的。在他的作品的表面，並沒有把人道主義說出來。然而在真能體會他的作品，讀者，一定能感到在他作品的深處鼓動的人道主義的溫情。在世上，雖然有人把人道主義的口號旗幟，在作品的表面，堆積得像山一樣，然而試探其深奧處，則醜陋的自我主義（Egoism）在蠢動的作品却不少。志賀氏呢，在他

的創作裏決不說到愛，他不說愛，只是默默地描寫愛。我讀志賀氏的作品時，沒有別的更能使我知道愛的了。

他的作品雖是寫實的，然而和普通的寫實主義不同，說到這一點，可以看他的小說《老人》。

這篇小說描寫一個年近七十的老人，因為要慰解老後的寂寞，領了一個妓女來做妾。在妓女的心理，她以為嫁給一個年青人，反不如嫁給一個離死不遠的七十老人，可以快點得到自由，所以她做了老人的妾。最初三年的契約滿了，老人不願和她分離。這時女的雖然有了情夫，如照契約和老人離別，覺得也有所不忍，所以她答應延長一年。一年過了，這時她替情夫生了兒子。這回從女的一方面提出要延期一年。一年過了，她為她的情夫生了第二個兒子。這回從老人一方面提出再延期一年。這一年的年末，老人病死了，留下不少的財產給她。這篇作品，就用下面的文句作結——

四個月後，老人常坐的布蒲團上面，公然坐着做了孩子們的父親的青年。在他背後的大書龕裏，掛着穿了袍褂，正襟危坐的老人的半身像片。

這種題材，如果在自然派作家用起來，或許要寫得如何的譏諷罷，這位老人，不知要怎樣被他們嘲笑了。志賀氏雖然描寫這種譏刺的題材，却對於老人，對於那妾，都有充分的愛撫。讀老人一作的人，對於老人也同情，對於妾呢，尤其表同情，對於這篇作品裏的任何人，不能不感到一種「人間」似的親密。妾把情夫的兒子當作老人的兒子，用老人的遺產來養育，我們不覺得有什麼不快。如果是自然派的作家用這材料，一定把必有的，不快的人生的一角送給讀者看吧。然而志賀氏的老人的世界，無論如何是人間的世界。我們對於老年的孤寂，對於妾的心理，都無限的爲它所牽引。橫亘在他的作品的根底的人道的溫情，此外在和解、清兵衛與葫蘆、事

變，天津順吉裏也是有的。又在其他描寫心理的作品裏面，也可以充分的看得出來。

四

他的作品和普通的寫實主義作品不同的地方，就是有一種溫情，前面已經說過。至於他的作品背景，就不僅是健全吧。我以為不是健全，他的作品裏的「強有力」就是陪襯他的作品的「志賀直哉的道德。」

我對於耽美主義的作品，或是心理小說，單純的寫實主義作品裏面的材料感到不滿，就是因為那些作品缺乏道德性。我聽見一個寫通俗小說的人說，「通俗小說不能不有道德。」其實一切小說都要求一種道德。志賀氏作品的強有力，就是因為他的作品深處，流着他的道德的原故罷。

他所懷着的道德，我解釋為「人間性的道德。」這種道德，在他的作

品中，最明顯的是「對於正義的愛」(Love of Justice)，就是正義，就是人間的正義。我以為在大津順吉與和解二作裏最顯著。和解一作，在某種意味，是「愛正義」和「爲人子的愛」的可怕的爭鬪，又是其融合。除了和解而外，其他作品裏面，隨處把愛「人間的正義」的心表現出來。

前面說他有人道主義的溫情，此刻說他有對於正義的愛。如明白的說，就是志賀氏的作品的背後，有志賀氏的人格，這樣或許更明白罷。說他的作品裏的溫情和「強有力」是他的人格的產物，或許更易明白罷。

志賀氏的作品，大體可以分做兩類。如荊刀、竊兒的故事、范某的犯罪、正義派等，是描寫他所特有的心理和感覺的作品。如死母與新母、回憶、善良夫婦、和解等，是描寫和他的現實生活交涉較多的作品。他的人格的背景，在後面一種作品裏面更其濃厚。然而前者在藝術的價值上決不劣於後者。志賀氏在手法與觀照上，較之現在文學界的任何寫實主義者更是寫實的。他的真純的心，較之現在文學界的任何人道主義者更是人道的。

這至少是我的信念

五

我以為志賀氏寫的短篇小說實在很好。他所寫的，較之法國的梅利麥等，俄國的柴霍夫，德國的尼爾克、魏特等，並不見劣。這決不是我自己的過讚。我讀了森鷗外博士譯的外國短篇集，十人十話，其中有不少的作品比志賀氏的作品拙劣。日本的文學界看見外國的作品，無條件的以為是好的，這不是混賬嗎。志賀氏的短篇諸作，我以為已經充分的達到了世界的水準。從志賀氏的作品得着的感應，似乎是從橫文字的作家所不容易得到的。他的短篇作品裏，如老人一作，不過三千字，實在寫得不錯。雖然只是說明，實在寫得好（說明自然是不好，如果要想努力於描寫的人，也務要讀一讀）。事變一篇也寫得好。他把極平淡的事寫得很好。清兵衛與葫蘆也是好的。

志賀氏的作品中，我以爲赤西蟻太和正義派稍爲落後。

還想說別的，就寫到這裏爲止吧。總之，在我的同時代，有像志賀氏這樣的，我以爲很安心而且喜悅。

最後要說的，這篇文章是對於志賀氏的作品表示敬愛的意思而寫的。

（一九一八年七月原作）